



句句不提“爱”，句句不离爱 三峡情歌寄相思 却问槐花几时开

□文猛

没有了刘三姐、阿诗玛这些情歌代言人的张扬，三峡情歌没有山水桂林的山歌水唱，没有彩云之南的飘逸婉转，没有黄土高坡的信天游，但是连绵起伏的高山、陡峭险峻的高峡、奔流咆哮的大江、幽深茂密的山林、变幻无穷的云雾，给了三峡这片土地无尽的渴望歌唱渴望呐喊的激情，他们需要宣泄，需要张扬，需要歌唱……

说到三峡情歌，可能最让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《槐花几时开》：“高高山上—树槐，手把栏杆望郎来，娘问女儿你望啥子，我望槐花几时开”。槐花不像牡丹那么奔放地开，不像玫瑰那么妩媚地开，含苞待放，羞羞答答，可心中那“槐花几时开”的怀揣兔子般的心情却是一嘟噜—一嘟噜的爱意传达。

心中望郎来，口说槐花开，让人觉得三峡情歌有些像多雾的三峡一样含蓄婉约，其实不然，多雾的三峡并没有给三峡男女雾一般的心思和性格，他们对爱的表达和歌唱如同巴蜀火锅一样麻辣滚烫，如同长江一样奔放明快——

我们听他们唱诵爱情的情歌——

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小妹想郎口难开。做双鞋儿送给你，郎若有心你快来。月亮出来像面锣，想哥想得莫奈何。堂前吃饭咽不下，话到嘴边不好说。

站就站来坐就坐，莫把两眼对我梭。旁人看见不要紧，爹妈看见就难说。

情妹当门—树杏，一树叶儿雾沉沉。碰到黄的倒好吃，碰到青的梆梆硬。

你要薅秧你就薅，莫在田里把手招。招下手势妹来了，羊肉不吃惹身臊。

太阳出来照北岩，金花银花落下来。金花银花与妹比，不如贤妹好人才。在情歌主题上，三峡情歌与神州各地情歌一样，无郎无妹（姐）不成歌，在极度张扬男女之间美好爱情的同时，三峡情歌更有她独特的风景。

人们唱歌唱戏，总要搭个戏台、搭个歌台，至少也应该有吊脚楼、木楼、竹楼之类的唱歌地标。三峡人不讲究这些，他们唱山歌、民歌、情歌，不求大的排场、大的“阵仗”，随便走到那个山坡坡、田坎坎、河边边、山脚脚，都可以放声大唱。就算什么都没有，摘一片树叶也要吹奏出那动人心弦的“木叶情歌”来：

大山木叶难成对，只因笑郎不会吹。一直吹得木叶响，只用木叶不用媒！

木叶声声木叶情，木叶就是好媒人。动情阿妹听我说，后山丛林诉衷情！

“什么时候才能和你说话”——这是唱歌人最希望能知道的事情。也可能很快就能和心上人“说个话”，也可能一辈子都说不成话！那就只好又唱：

太阳落坡坡背阴，天要下雨天难晴。麻雀去了山“冷清”，情妹去了好冷心！

凄婉的情歌飘荡在峡谷之间，空谷传响，哀啾九绝，就是铁石心肠的人，听了都没有不为之动容的——

于是，黄土屋中歌声回过来了：茶山青青满山芽，茶在山坡没发芽。只要清明谷雨到，等郎摘来等郎掐。在幽深的峡江，在寂寞的山坡，情歌就有这般的魅力和作用！

三峡人唱情歌，完全是兴之所至、随心所欲，没有什么框框套套，也没有什么必须要遵守的“拿腔甩调”。他们可以一个人唱、二个人唱、三个人唱，也可一大堆人一起唱。男的可唱，女的可唱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、老太婆也可唱。不过一般说来，男的总希望女的先唱：

想唱情歌难起头，木匠难修转角楼。石匠难雕石狮子，铁匠难打铁绣球！要唱情歌妹起头，菜籽不打不出油。菜籽也要油匠打，要唱情歌妹开头……

女的一听当然不会先唱，她们只需把前面的歌词稍加改动即可唱道：

想唱情歌难起头，木匠难修转角楼。石匠难雕石狮子，铁匠难打铁绣球！要唱情歌哥起头，哥不起头谁起头！哥的情歌满山响，哥的情歌快起头！哥的情歌快起头！快起头……快起头……

这样一来，男的不好再推辞，只好再唱下去。男女双方对唱，几个“回合”下来，不唱到三更半夜、月亮落坡、鸡鸣狗叫是绝不罢休的！这样的对唱如果守着书本、咬文嚼字，早就心里发慌，口中无词，招架不住。爽快、简单而且快捷的三峡情歌没有那么多讲究，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叫比兴之类的高雅东西，他们追求的就是见景生情、有感而发，不会搔首弄姿、无病呻吟、隔靴搔痒、矫揉造作。

比如看到一挂青藤，他们唱道：入山看见藤缠树，出山看见树缠藤。树死藤生缠到死，树生藤死也缠。

看到一张桌子，马上又可以唱道：一张桌子四角方，摆开桌子写文章。写个“长”字常来往，写个“不”字不丢郎！

看到一根绳子，同样可以唱道：一条绳子胜千斤，不许哪人丢哪人！如果哪人丢了你，叫他（她）挨刀死干净！

看到小之又小的蚊虫也可以触景生情唱道：太阳出来“红彤彤”，燕子出来追蚊虫。蚊虫落到燕子口，情妹落到郎怀中！

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河里游的，也不管是山上长的或是田里栽的，都可以随手拈来，恰到好处，都能很快成为唱歌人酿造情歌的材料。

如果说长江是三峡的动脉，那么三峡两岸悠远的情歌就是三峡的毛细血管，经过岁月的磨砺，处处张扬着古韵的三峡，遗憾的是随着多元化生活的丰富多彩，随着电视手机互联网广播等情感沟通和表达的快捷和明快，三峡情歌渐渐成为了昨天正在远去的美丽风景，成了正在一天天失去的珍贵的文化遗产，就像一件散发着古铜香味的喷呐衣服，尽管有些褪色，但那红硕的音符、飞扬的情歌依然回响在三峡高远的天空。

哟哟哟……哟哟哟……听，情歌又唱了起来：

太阳落坡坡对坡，照见情妹小酒窝。酒窝装情又装意，想你叫我睡不着！睡不着！睡不着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）

十年养成心头好

□吴天胜

朋友搬新家，左思右想不知送什么好。踌躇不决时，看见了阳台上的一盆多肉，顿觉送它最佳。

这盆多肉分三层，每层养了不同品种，最上面的那层在冬日里已经长得绯红。这个寓意最好，取名“鸿运当头”。

我将多肉从窗台搬到屋内，在灯光下拍了照发给朋友，问他喜欢不？朋友见了甚喜。

家人也觉得喜欢，忍不住围着它仔细端详。女儿问，它是不是你的“心头好”呀？

怎么不是呢？记得十多年前，我那时养多肉，都是养在普通的花盆里。直到有一天，街上开来了一辆卡车，里面装满了大大小小各式不一的花盆。那些花盆触动了我的神经，激发了我的灵感。

“心头好”最底层是一只椭圆的纸砂盆，中间层装了一只青花瓷花钵，最上面放了一只用紫砂酒瓶改做的花瓶。纸砂盆里堆满了土，像小山，小山上种了“桃美人”，青花瓷钵里种了另一种“桃美人”，紫砂瓶里种了“火祭”。

“火祭”还是侄女从云南快递给我的。在种植过程中，我发现它会随着阳光的照射变红，光照越足就越红，到春节时，就绯红惹眼了。把它放在花盆顶端，寓意为“鸿运当头”十分贴切。

种上后，便是养护。多肉由最初的一瓣叶长成一粒芽，变成一棵苗，直到养成老桩。一年无变化，两年变化不大……三年五年……十年后就一样了。

都说多肉好养，但是既有造型，还得茁壮又蓬勃，而且要把它养成“心头好”，并非易事。多肉种好后就放在女儿卧室外的窗台上，窗台半阴半阳。“向阳花木易为春”，经常沐浴到阳光的那一面长势就好，偏阴的一面则弱势。于是我每隔一两月就将多肉换个方向，让它们轮番接受日光的照射。进入夏天，有时因为工作忙起来就忘了浇水，妻子则代替我成了“护花使者”，每周固定给它们浇水。

有一次，我给女儿上了“思想政治课”后，她躲在屋内“闭门思过”，隔了好长时间才出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她的窗边欣赏那盆多肉时，突然发现那些多肉就剩顶上的几片叶子，底下差不多成了光杆杆。一开始我以为是多肉生病掉了叶片，通过比较其他盆里的，并没发现生病的迹象。再仔细观察，发现多肉杆上有新鲜嫩掉叶片的痕迹。顿时，我明白了，肯定是女儿被“上课”后，拿我的多肉撒气。叫来一问，她一开始否认，在我的分析肯定似的“逼问”下，她终于笑嘻嘻地承认了，还说要帮我修枝。

天哪，给多肉修枝，我第一次听说，亏她想得出来。不过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。经她这么一捋扯，多肉先是“亭亭玉立”，渐渐“老成持重”，最终养成老桩。一年又一年的风雨，“桃美人”肥厚多霜；一年复一年的日晒，“火祭”绯红夺目，犹如炎炎烈日般火红。不知不觉中，那盆多肉已养成了我的“心头好”。

“心头好”送给朋友后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“养了十年的心头好——鸿运当头，今日赠入豪门，留此存念。”有人问我舍得吗？我说“它会长得更好”！

朋友也在朋友圈中说，为了这盆“心头好”有个合适的家，他又花了几千块钱去买了一副花架来摆放。原来，“心头好”送到朋友家里后，朋友一家也非常喜欢，端着它在家里上上下下找合适的位置摆放。好不容易选中了位置，却没有匹配的花架。于是，朋友一家人马上又到家居城挑了个花架，摆放在客厅正对进门处。“心头好”就摆放在那个花架的上面，进门第一眼就看见它，寓意良好，招人喜爱。

我告诉他，这盆多肉并不是名贵品种，犯不着去做“狄德罗效应”的事。朋友却说，它曾经是你的“心头好”，从现在起，也是我的“心头好”！正是，“十年养成心头好，一朝赠友更是好。”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诗二首

农忙假

□廖凡

“芒种”来到乡间作客
农家锅里煮的农活
立马沸腾翻滚
麦粒急归家、禾苗盼出嫁、玉米忙扬花
……
丰收里塞满蹦跳的种子

娃娃们知道该割舍书声了
学校敞开大门 师生心领神会
汗珠挂惊喜 劳累藏感激
麦捆压弯小身板
返青的秧苗
喂养山村的梦幻
咔嚓咔嚓向上蹿……

远去的依稀的农忙假
勾起鬓霜皱纹许许多多的怀想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诗词学会副会长）

烧野烟

□倪金才

爬上山顶，你会看到
空旷地带，燃起一缕野烟
柔柔地顺着风飘
飘到高处才散了
你不用走过去
用肉眼就能看到
一个土家汉子
蹲在地里，手里挥动着镰刀
他正在把一冬雪凌榨过的茅草
一点一点刨开，他正在让
大地一点一点露出它的筋骨
他应该是已经计划好了
在这个春天种下什么
说不定他的背篓里
就藏着今春的种子
你只要走过去问一问
他就会告诉你
野烟升起的地方
就是新春和希望

（作者系土家族乡村教师）